

doi:10.3969/j.issn.1673-4823.2014.02.016

## 18世纪巴黎的咖啡馆文化特点

林煜堃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18世纪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咖啡馆扮演了重要角色。历史地理因素和文化环境造就其独特的风格,同时也孕育了颇具特色的社交文化。巴黎咖啡馆逐渐从下层走向上层,成为奢华的法国式精英文化的特点。同时咖啡馆的娱乐性,为大众化的政治活动提供人员基础和社交模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诞生。

**关键词:** 巴黎;咖啡馆;娱乐性;法国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 TS97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823(2014)02-0059-06

在传统的观点中,启蒙运动被标榜为精英阶层在主导整个运动。在启蒙语境下的18世纪的巴黎咖啡馆也不例外:知识精英通过咖啡馆这一面向大众的窗口传播启蒙思想,并且主导了咖啡馆的话语权<sup>[1-2]</sup>。以精英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忽视了作为受众的咖啡馆中普通民众的能动反应和主体性。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自下而上”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的驱动下,学者们开始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入手,探究咖啡馆中民众的日常生活<sup>[3-4]</sup>。他们发现,在18世纪的巴黎咖啡馆中,并非只听得到精英的声音,知识精英并未完全掌握话语权,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民众也是咖啡馆的消费群体,并且在咖啡馆文化社交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学者们同时也指出,这一时期咖啡馆的大众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巴黎的咖啡馆主要是精英阶层彰显其身份地位场所。因此,这一时期的巴黎咖啡馆文化是一种在精英引领之下的大众化,虽然精英在咖啡馆中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大众化的倾向已在悄然萌发,并逐渐朝政治化的方向发展。

国内学者在哈贝马斯的理论的指导下,将英国咖啡馆纳入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研究对象,缺乏对法国巴黎咖啡馆的关注。本文试图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原始材料,考察18世纪巴黎咖啡馆及其所代

表的社交文化和政治文化的演变,着重于探讨咖啡馆的社交模式的娱乐性质。

### (一)巴黎咖啡馆的民间发展

出版于1727年的旅行者拉罗克的游记,记载咖啡作为舶来品,在1644年,经由商人和旅行者的民间渠道,从阿拉伯世界传播到法国<sup>[5]</sup>。经历了将近50年的时间,法国人才逐渐接受这种黑色饮料。

1669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土耳其大使出访法国,点燃了法国上流社会饮用咖啡的热潮和时尚<sup>[6]</sup>。随后,在模仿上流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圣日耳曼集市(la Foire Saint-Germain)中出现了流动的咖啡小贩。他们身穿土耳其风格的衣物,配备齐全,走街串巷贩卖咖啡<sup>[7]</sup>。1672年,第一家咖啡馆出现在巴黎圣日耳曼,由英国人帕斯卡尔创办,每杯咖啡售价为2苏6德尼尔<sup>[8]</sup>。最初,咖啡馆与中下层人士随意进出的酒馆(avern)和卡巴莱特餐馆(cabaret)经常混同起来,而这种判断往往是无意识的,绅士们羞于去这类大众场所,那里抽烟的人使得房间烟雾缭绕,啤酒又难以下咽,除此之外,那里的咖啡也不好喝,服务也不周到<sup>[9]</sup>。而且相比这种陌生古怪的饮品店,人们更愿意前往本土气息浓厚的酒馆,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聚会。几年之后,帕斯卡尔的咖啡馆难以为继,本人也回到英国<sup>[6]</sup>。

[收稿日期]2014-03-06

[作者简介]林煜堃(1992-),男,福建泉州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 (二) 巴黎咖啡馆的文化转向

1686年普罗科普(Le Procope)咖啡馆成为巴黎咖啡馆文化的转折点。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普罗考皮欧(Francesco Procopio)洞悉本土化的风向标,将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人的美学追求跟路易十四时期宫廷时尚文化相结合,既开拓新的顾客群体,又创造了新的咖啡馆文化。他在普罗科普咖啡馆的室内装饰上采用大理石、镜子、吊灯、水晶、蜡烛等,风格更为精致讲究,致力营造高雅的氛围。同时,在饮品方面,在咖啡的基础上,增设利口酒、鸡尾酒,以及冰淇淋、水果、巧克力等甜品<sup>[6]</sup>。迎合上流社会的口味经营策略,效果卓著。拉罗克写道,绅士和学者们云集于此,他们既可以交往到体面的朋友,还可以在此自由地讨论问题,不用受到任何的拘束<sup>[5]</sup>。18世纪初,旅行者内梅兹也写道,“有教养得体的人去那里(咖啡馆),王公贵族或者其他的大人物经常造访”<sup>[8]</sup>。咖啡馆在招徕顾客的同时,也在塑造自身的形象。众多的启蒙哲人慕名前往,1750年的百科全书学派甚至以此为活动中心<sup>[9]</sup>。孟德斯鸠甚至认为其中的咖啡可以“增长4倍的才智”<sup>[10]</sup>。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尔·罗什认为,咖啡馆给其顾客带来“一种文明、有序、透明的空间”的新型社交,顾客“更高雅,更有风度,举止更有自制力”<sup>[11]</sup>,咖啡馆代表一种文明新风。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上半期,巴黎咖啡馆发展进程与精英文化紧密相连<sup>[12]</sup>。

## (三) 巴黎咖啡馆奢侈性解析

巴黎咖啡馆通过文化改造,与下层经常光顾的卡巴莱特餐厅、啤酒馆等场所形成鲜明界限,拥有自身独特的标识和形象。布伦南认为,尽管巴黎咖啡馆由于众多的顾客群体的存在,难以做出准确的定义,但大理石、镜子、水晶等豪华装饰风格是巴黎咖啡馆精英社会身份的首要符号(primary token)<sup>[3]</sup>。普罗科普的模式得到很好的复制与延续。布伦南统计,名为“让·巴普斯特勒万”(Jean-Baptiste Lemoine)咖啡馆购置装饰用品花销高达5850利弗尔,圣马丁街(Saint-Martin)的“弗朗索瓦·布里谢爵士”咖啡馆(Sieur Francois Brisset)则是5355利弗尔,装潢最为简陋的“勒布”咖啡馆(Lepoux)则是1000利弗尔,而平均每个卡巴莱特餐厅勉强达到959利弗尔,少数卡巴莱特餐厅的装潢费用能够超过咖啡馆<sup>[3]</sup>。由此可见,整体上咖啡馆的建造费用高于普通的卡巴莱

特餐厅,基于费用高低的装饰风格,更加直观突出社会身份差异。

基于咖啡馆的豪华装饰和更为丰富的饮品的认识,马克曼认为,法国咖啡馆跟朴素的、以商业和政治为主题的英国咖啡馆大相径庭。在他看来,法国咖啡馆仅仅是“不拘礼节的娱乐方式”,难以达到英国咖啡馆孕育民主思想的高度,甚至不能称之为咖啡馆(coffee-house)<sup>[13]</sup>。而这种判断恐怕有失偏颇,它基于英文语义下的“咖啡馆”的划分,否定了法国咖啡馆的社会推动力。早期法国咖啡馆本土特色的奢华路线,为精英文化符号的社交模式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布伦南认为,众多的公共饮用场所是大众聚会并表达自我的场所。同样地,在鲜有供精英娱乐的公共场所,精英也需要通过咖啡馆进行开放式社会表达。咖啡馆的出现一方面迎合了精英阶层亟需社会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意味着精英阶层的消费场所与普通大众的场所有了感官认识体验的细致区分,即布伦南所谓的一种身份认同的排外性<sup>[3]</sup>。

巴黎咖啡馆的精英化和奢侈化,还体现在价格上。在1755年,一杯咖啡价格由2苏6德尼尔上升到5苏,其他饮品分别是1杯巧克力5苏,一瓶啤酒5苏,一罐柠檬水5苏,一玻璃杯的白兰地7苏;而1750-1760年的普通出卖劳力工人的日工资,平均为10~20苏<sup>[14]</sup>。尽管价格还跟顾及到贵金属流入下的通货膨胀有关联,一杯咖啡相当于普通劳力工人的25%~50%的工资,仍属昂贵。当然,价格的阻隔作用并非绝对,普通人偶尔也会进去消费<sup>[3]</sup>。

总体上,早期巴黎咖啡馆的精英化和奢侈化,侧面说明精英的感召力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时尚风潮得到延续。

## 二、巴黎咖啡馆的地理分布

### (一) 巴黎咖啡馆的分布特点

咖啡馆的空间设计和地理分布是咖啡馆内的社交活动的基础,而咖啡馆往往根据人口密度、人口流动做出符合自身商业利益的选址。18世纪的巴黎咖啡馆分布,根据布伦南的统计,大多数的巴黎咖啡馆主要呈现轴区分布。有南北两轴,北轴是圣丹尼斯街(St.Denis)和圣马丁街(St.Martin),南轴是哈珀街(Le harpe)和圣雅克街(St.Jacque)街道,咖啡馆于城中心,沿河、沿市场、沿右岸中央向北到郊区的走廊等人口密集区分布<sup>[3]</sup>。

## (二) 巴黎咖啡馆地理分布和两种模式

地理位置的变动,蕴含着咖啡馆的社交模式的转变。勒考克指出,18世纪的巴黎咖啡馆兴盛的地区经历一次转移,从以往拉丁区(Latin Quartier)中的普罗科普为代表的左岸咖啡馆,到以罗亚尔宫区(Palais-Royal)中的咖啡馆为代表的右岸咖啡馆,引发文学咖啡馆到政治咖啡馆的转变<sup>[9]</sup>。

普罗科普的成功,也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普罗科普位于拉丁区的圣日耳曼德佩街(1a rue Saint-Germain-des-Prés)。拉丁区从10世纪开始神甫在此集中布道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法国的早期的大学、文化机构纷纷在此诞生,也吸引众多的文化人士在此聚集。1689年,法兰西戏剧院搬迁到普罗科普的对面。演员、作家、编剧在戏剧结束之后,会来这个优雅舒适咖啡馆休息和讨论,戏剧文学评论赋予文学咖啡馆的符号。

罗亚尔宫区(Palais-Royal)位于卢浮宫(le Louvre)附近,巴黎的中心地带。宫殿由路易十四授予奥尔良家族,成为其私人财产。沙特尔公爵(1e duc de Chartre)于1781年-1784年期间,开放宫殿,出租店铺,并设置昂贵的租金,筹措重修宫殿费用和弥补财政赤字。尽管如此,众多的商人还是看中皇宫位于中心区的人流优势和交通便利,纷纷投资建设。在租金和公爵偏好的两层标准下,上层的休闲文化色彩的高级消费场所进驻,咖啡馆也不例外。改造之后的罗亚尔宫跟现代意义的文化综合体更为靠近,宫殿前设置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建造众多的拱廊(arcade),同时拱廊内外设置博物馆,拱廊、画展、戏剧院形成全方位立体的文化辐射。

表面上,罗亚尔宫区设置高档昂贵的服务设施,是专门为上层人士服务,确实进出罗亚尔宫区的也是体面的贵族。然而经济门槛不如身份门槛强力有效,无法阻止人口的流动性,更多的民众涌入罗亚尔宫区。并且相比普罗科普的拉丁区,其开放性和人员流动性,有了进一步扩展。广泛的人口流动为社交方式的多样性提供广阔的受众群体,与罗亚尔宫内部空间相结合,为以后政治活动提供充足的民众和活动空间,也奠定了政治咖啡馆基础。

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和周围的文化商业因素,在集聚人群方面,提供重要作用。咖啡馆固有的商业性,更为依赖大量的人口流动。皇宫区在这个方面

的优势,逐渐在18世纪中后期夺取了咖啡馆的主导权。

## 三、巴黎咖啡馆的社交活动

### (一) 巴黎咖啡馆社交方式的特点

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是一种公共领域的发展趋势<sup>[2]</sup>。咖啡馆作为公共领域的考察对象,在理论上应该进行同样的转型。勒考克认为文学咖啡馆和政治咖啡馆具有承接性质<sup>[9]</sup>。然而仅用文学和政治的粗泛概念定义咖啡馆的社交活动,未免以偏概全。相反,这个时期的社交方式更为丰富多彩,娱乐性质更为突出。撰写游历法国指南的约翰·安德鲁(John Andrew)首先注意到了法国咖啡馆社交方式的独特性。他认为英国咖啡馆严肃呆板,法国咖啡馆更为自由亲切(freedom and affability),兼具教育性和娱乐性<sup>[14]</sup>。

### (二) 巴黎咖啡馆社交活动

巴黎咖啡馆的社交活动以咖啡馆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环境为活动地域,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 1. 交谈

交谈是最为常见的社交方式,也是其他社交方式的基本要素。既有一对一谈话,也有多人交互交谈,两者没有绝对的界限,陌生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插话的方式由一对一到多人交谈的转变<sup>[15]</sup>。交谈的随意性和开放性依托于咖啡馆的宽阔的大厅和高密度的桌椅摆放。宽敞的大厅容纳下密集的人群,而密集的桌椅设置为声音传播提供方便<sup>[16]</sup>。开放性和话题多样性是法国咖啡馆的鲜明特点。对于法国人话题的广泛性(variety),安德鲁持赞赏态度,他认为这是活力(animation),不似英国咖啡馆局限于政治和商业的严肃单板<sup>[14]</sup>。梅里伯爵(Comte de Mailly)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不无遗憾地表示,日常的、琐碎、无趣的话题主导咖啡馆谈话,启蒙哲人的哲学思辨更是凤毛麟角<sup>[17]</sup>。话题的多样性,与历史轶闻的喜好难以割裂。安德鲁认为轶闻八卦(anecdotes)是法国人交谈的灵魂<sup>[14]</sup>。

安德鲁认为,在咖啡馆容易结识到优秀的人物,与他们交流受益匪浅,是一个促进个人发展的良好平台<sup>[14]</sup>。梅西耶,则重视时间的价值观,他认为咖啡馆社交是一种无谓的消磨时间、不务正业表现,而那些顾客多是逃避家庭和工作的疲惫的男人,他们进行毫无意义的交谈<sup>[18]</sup>。

## 2. 新闻

新闻是咖啡馆吸引顾客另一种社交方式,既有法国热爱聊天的天性,也有当时的需要的新闻心理状态。阿尔莱特·法尔哥(Arlette Farge)通过公共舆论的研究提出,信息的渴求和热衷新闻(au courant)已经成为了18世纪法国人的生活方式<sup>[9]</sup>。

新闻分为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传播的媒介以印刷报刊、手抄报、小册子为主。最早的法国报刊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官方报纸通报(Gazette)。到18世纪,出现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在18世纪初,《文雅信使报》(le Mercure Galant)、《智者》(le Journal des Savans)等报纸在咖啡馆中流通<sup>[8]</sup>。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认为,旧制度末期没有真正的新闻业,遑论独立评论机构和个人,因为出版业受到审查制度的严格控制<sup>[20]</sup>。达尼埃尔·莫尔内(Daniel Mornet)持相同的观点,“无论是报刊还是教育,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副有关思想运动的真实画卷。即便是在国外印刷的报纸,至少需要得到某种默许授权才能在法国发行”<sup>[21]</sup>。而批评政府政策和攻击国王贵族教会,则由地下的秘密读物、手抄报、小册子承担。

旧制度末期的信息传播中,新兴职业群体——新闻家(nouvelliste)扮演不可或缺角色。他们最早活跃于路易十四时代,以土地贵族的面貌出现,为政府搜集外交和军事情报。到18世纪,随着贵族普遍的财政问题凸显,新闻家地位下降,官方新闻家走向民间谋求生路。18世纪他们的活动地点几经变动,中后期他们主要活跃在杜伊勒里宫(Palais des Tuileries)和罗亚尔宫区。集人群、休息和信息共享为一体的咖啡馆,成为他们新的活动中心。他们衣着光鲜,在咖啡馆聚会,撰写手抄新闻,交换情报,评论事件<sup>[15]</sup>。新闻家为显示自身的博学多才和满足好奇心,新闻主题涉猎范围广泛,异域的风土人情、上流社会的丑闻、和国家政治军事等囊括其中<sup>[10]</sup>。新闻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职业道德,不追求所谓的新闻真实性。吸引眼球,顺利向公众售卖新闻是唯一目的。尽管新闻对于公众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但这并未给新闻家带来好名声。孟德斯鸠认为他们空谈国家大事,以知道鲜为人知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为骄傲,只是一种浮夸虚假、狂妄自大、好高骛远的表现<sup>[10]</sup>。小说《寻回的手提箱》(la valise trouvée)中,主人公对新闻家企图表

现无所不知、垄断消息发布的做法,感到极度荒谬可笑<sup>[16]</sup>。相比而言,旅行家内梅兹相对宽容。他认为尽管新闻家大放厥词,可信用有待商榷,但是年轻人不妨一听,尚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sup>[8]</sup>。而咖啡馆的店主甚至担心他们的口无遮拦,会给商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sup>[9]</sup>。新闻家的主观随意性和功利性,并不妨碍信息的流通和传播,反而起到加速的作用。另外路易十五的糜烂宫廷生活,詹森主义联合高等法院对抗王权的斗争,在刺激新闻需求的同时,新闻也在逐渐消解王权的神圣性。勒考克认为,新闻家的出现和咖啡馆的成功是相互绑定的,正是新闻家造就了咖啡馆<sup>[9]</sup>。而托马斯指出,新闻家在咖啡馆活动频繁,并与卡巴莱特餐厅对比,指出后者鲜有新闻家的踪迹<sup>[3]</sup>。孟德斯鸠提出设想,假如他是统治者,他绝对要关闭咖啡馆,保留卡巴莱特餐厅,因为“人们在卡巴莱特餐厅放纵……他们只会伤害自己……而(咖啡馆)会使得他们危害国家”<sup>[9]</sup>。

## 3. 下棋

下棋(échec)作为巴黎咖啡馆的特色活动,在罗亚尔宫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狄德罗(Diderot)在小说《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中,描绘了主人公经常在阴冷天气到摄政咖啡馆,观看棋手下棋。而位于罗亚尔宫的入口处的摄政咖啡馆(Café de la Régence)被他赞誉为“全巴黎下棋最为高超的地方”<sup>[22]</sup>。巴黎地区当时形成一种独特的棋文化。咖啡馆内的许多桌子专门安装棋盘,技艺娴熟的棋手具有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在下棋过程中,棋手和观众双方达成默契,保持安静的竞技环境<sup>[16]</sup>。

除此以外,巴黎咖啡馆内常驻音乐团体,其中举办的音乐会往往具有慈善、公益的性质,听众无需缴费,穷人同样可以获得享受<sup>[4]</sup>。

## 4. 外部空间社交模式

巴黎咖啡馆的外部空间存在社交模式,往往和外部的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罗亚尔宫的外设咖啡座,延展咖啡馆的空间的同时,开拓咖啡馆的社交活动。罗亚尔宫区的室外演出(le Spectacle)、室外音乐会(le Concert)、散步(à Promenade)盛行<sup>[23]</sup>,外设咖啡座的顾客既可以很好地享用咖啡,也可以免费享受音乐和风景。

## 5. 偷听与观察

除了上述的公开的社交活动以外,还存在隐性

社交——偷听和观察,执行者多是旅行者、观察家和警方密探。他们的目的不一,但几乎是以偷听和观察为主,文字记录并集结成稿。典型代表有《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的作者梅西耶(Louis Sébastien Mercier)和《巴黎之夜》(Les Nuits de Paris)的作者雷蒂夫(Restif de la Bretonne)。与梅西耶道德家式的忧心忡忡相比,雷蒂夫以窃听为乐,不仅逗留于咖啡馆,并且四处游走,自诩为“夜间的观察者”<sup>[24]</sup>。而警方的密报主要呈报给警察总监(Lieutenant de Police)。作为一种硬性指标,他们搜集对宫廷的不利言论,其工作往往具有鲜明的有色视角<sup>[25]</sup>。咖啡馆作为人群集聚的地方,是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自然成为密探们出没的场所。

#### 四、巴黎咖啡馆与政治

##### (一)巴黎咖啡馆的衰落

在18世纪中后期,巴黎咖啡馆的数量经历稳步的增长,但梅西耶认为巴黎咖啡馆进入衰落期,不如以往受欢迎<sup>[18]</sup>。达恩顿同样认为巴黎咖啡馆经历了衰落,成为下流文人的庇护所<sup>[26]</sup>。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精英文化下的巴黎咖啡馆,开始出现另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大众化。随着人群的集聚不断加强,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和事端,有些咖啡馆成为妓女和脏乱的窝点,也成为了肮脏的代名词<sup>[4]</sup>。

##### (二)咖啡馆的政治化

18世纪的最后几年,政治气氛加强,革命的征兆已经在巴黎咖啡馆的图景上若隐若现。警方在咖啡馆的监视报告上有众多关于咖啡馆的骚动的言论的汇编。后来以咖啡馆为活动中心的政治团体、俱乐部、共济会,使得巴黎咖啡馆打上强烈的反政府的政治标签。

首先体现在政治演说的程度激烈化和密集化。从以往的新闻家式的高谈阔论到政治演说和攻击,政治目的性和攻击性大大增强。1789年6月英国旅行者兼作家亚瑟·杨目睹了政治演说的盛况。他发现,罗亚尔宫水泄不通的咖啡馆,只是缘于演说家正在演讲,并对演说家的手舞足蹈和演说结束时的如雷掌声,感到“令人难以想象”<sup>[27]</sup>。

其次是诽谤攻讦政府的小册子出现失控的趋势。罗亚尔宫出现了专门售卖小册子店铺,1788年罗亚尔宫区内甚至流通着“数以百计”的小册子<sup>[21]</sup>。

最后是俱乐部的初期发展。莫尔内认为俱乐部

在1782年发展,在1788年至1789年之前,俱乐部的政治作用并不明显<sup>[21]</sup>。但不少的俱乐部开始选择咖啡馆作为他们的秘密集会场所,斐扬派就热衷于在瓦卢瓦咖啡馆(Cafe de Valois)中商讨政治事宜<sup>[9]</sup>。

警方加强这一时期对巴黎咖啡馆的监视。始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逐步完善的网络式监控,在18世纪的中后期,转变为定期的抓捕行动<sup>[21]</sup>。罗伯特·达恩顿发现,这一时期的警方报告中,民众的不满情绪明显在加强<sup>[25]</sup>。新闻家煽动性的新闻和演说,更易取得成效,以至于原本专注下棋和观战的棋手和观众,政治热情也高涨,甚至连咖啡馆的服务生们也甘当新闻家的跑腿。在他们看来,似乎新闻工作比本职工作更为体面<sup>[15]</sup>。

巴黎咖啡馆的政治活动在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的演说达到顶点,社交模式的娱乐性和政治性于此汇集。1789年7月12日,路易十六决定将财政大臣内克解职,军队派驻巴黎,同时张贴告示禁止臣民出门。德穆兰在罗亚尔宫富瓦伊(Café de Foy)咖啡馆聚集的人群前进行演说,宣告这是一场圣巴托罗缪屠杀的警钟,号召民众起来武装反抗。咖啡馆社交活动中长期积累的大批拥趸,在政治演说的煽动性环境和外部空间的危险信号刺激下,把咖啡馆内部积蓄已久的骚动和不满情绪释放了出来。

##### (三)巴黎咖啡馆的娱乐性和政治性辨析

巴黎咖啡馆的娱乐性和政治性对立并不存在。咖啡馆社交形式的娱乐性特征,在聚集大批人群同时,也提供了信息交流和社会表达的平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巴黎咖啡馆具有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反政府、反教会”的进步性质。而巴黎咖啡馆的娱乐性质,促进周围环境和顾客之间的互动,逐渐扭转初期的精英化路线,发展出伴随人群聚集的大众化趋势,并为其政治活动提供人员基础和活动空间。

#### 五、结论

综上所述,18世纪的巴黎咖啡馆,并不是如启蒙思想家口中在单一的政治主导下的社交活动场所,也并非如警方档案中所表现的是藏污纳垢的所在。旧制度末期的巴黎咖啡馆由精英转向大众的过程中,社交模式的娱乐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大革命前夕,巴黎咖啡馆为大众化的政治活动提供人员

基础和社交模式,最终跟政治活动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

#### 参考文献:

- [1] Jules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le dix-huitième siècle [M]. Lausanne: Rencontres, 1966: 161.
- [2] 于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译.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9: 70-80.
- [3] Thomas Brennan. 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13.
- [4] Robert. M. Isherwood. Farce and Fantasy: 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0-133.
- [5] Jean de La Roque. Voyage en Arabie Heureuse[M]. New York: Oleander, 2004: 300-365.
- [6] Jean. Leclant. Le Café et Les Cafés à Paris: 1644-1693[J]. Annales. Economie, Société, Civilisation, 1951(1): 1-14.
- [7] 若昂·德让. 时尚的精髓[M]. 杨冀,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12: 102.
- [8] J. C. Nemeitz. Séjours de Paris [M]. Aleide :chez Jean Van Abcoude, 1727: 5-120.
- [9] Benoit Lecoq. "The Café", in Pierre Nora,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vol 3[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346.
- [10] 孟德斯鸠. 波斯人信札[M]. 罗国林,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60-156.
- [11] Daniel Roche. The People of Paris: An Essay i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18th Century[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324-400.
- [12] 丹尼尔·罗什. 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M]. 杨亚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3-240.
- [13] 马克曼·艾利斯. 咖啡馆的文化史[M]. 孟丽,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0-201.
- [14] Johnan Andrew. Letters to A Young Gentleman on his setting out for France[M]. Charleston: Nabu Press, 1784: 30-59.
- [15] Franz. Funck-Brentano, Les Nouvellistes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 Paul D'estrée[M].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05: 80-109.
- [16] Alain-Réne Lesage. La valise trouvée[M]. Paris: Chez Jean-Edme Dufour & Phil. Roux, 1740: 200-210.
- [17] Comte de Mailly. Les Entretiens des Cafés de Paris et Les Déférens qui y surviennent[M]. Trévoux: Etienne Ganeau, 1702: 34-56.
- [18] Louis 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tome premier [M]. Hambourg: chez Virchaux et Compagnie, 1782: 108-230.
- [19] Arlette Farge. Dire et Mal Dire :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M]. Paris: Le Seuil, 1992: 234-300.
- [20] Robert Darnton. 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Paris[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0 (1): 1-35.
- [21] 达尼埃尔·莫尔内.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 1715-1787[M]. 黄艳红,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104-250.
- [22] 狄德罗. 拉摩的侄儿[M]. 陆元昶,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1-4.
- [23] Francois-Marie Mayeur de Saint-Paul, Tableau du Nouveau Palais-Royal[M]. Paris: chez Maradan, 1788: 3-45.
- [24] R. Bretonne. Les Nuits de Paris ou Le Spectateur Nocturne, tome premier [M]. Paris: Livre Club du Libraire, 1788: 3-6.
- [25] 罗伯特·达恩顿.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M]. 郑国强,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34-140.
- [26] 罗伯特·达恩顿.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M]. 刘军,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4-42.
- [27] Arthur Young. Traveling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1792)[M].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10: 230-257.

责任编辑: 董东明

##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is cafés in the 18th century

LIN Yu-kun

(College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afé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isian daily life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Historical,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se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social culture with unique features. In the initial stage, being from lower class to upper class, cafés became the representation of elite culture with luxurious feature. The recreation of cafés, providing a basis for popular political activities, partly provok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Key words:** Paris; café; recreation; French Revolution